

## 一、马来少女

早晨，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车厢，周而复始。有一件奇怪的东西摄入进眼帘，是一位残障少女手上的《可兰经》，已经很破旧，书角泛黄得犹如和岁月搏斗过。我在回家的路程一直遇见这位少女，她往往在列车交接处，从人潮中挤进来，总是向车厢的一角靠拢。沙龙紧紧地盖住她的双脚，她嘴角总是念念有词。乘客在睡意之际望着那一双凄惨的脚，也分不清是悲叹或者呻吟。双脚的瘫痪，哀诉着她的生活。

我曾几次想回头对她问好，但踌躇着。今天，上车的人潮挤得把我推向她，想道歉却忽然缩回了言辞。在待陌生人的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这几天印尼烟雾笼罩，带着口罩，手挽着背包，很是吃力。终于抵站时，我下了火车走向被烟雾所包围的月台上，再次遇到马来少女。只见她吃力地把驱动着轮椅，还是决定冒昧地开口。我赶紧跟上去：“adik nak tolong tak?”<sup>1</sup> “tak pe, saya boleh jalan sendiri。”<sup>2</sup> 她的声音很坚决，但柔和。

走着走着，一位马来青年也问道：“adik, boleh ye?”<sup>3</sup> 她点头。只见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她戴着口罩，手足无措般。手上了《可兰经》掉在地上，一张照片也掉了出来。我追上去，捡了照片和《可兰经》起来。我拍着她的肩膀，把东西还她。她连忙抱着《可兰经》，好像抱紧着遗失的信念一样。

---

<sup>1</sup> 马来语。小妹，你需要帮忙吗？

<sup>2</sup> 马来语。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sup>3</sup> 马来语。小妹，可以吗？

“Yang ini ayah adik ke?”<sup>4</sup> 她点头，露出笑脸。我说：“saya teman adik ke lift。”<sup>5</sup> 我小心翼翼地说道。其实，我讲了刚才那一句“adik nak tolong tak?” 就立即后悔。我不应该撑着架子，高姿态地跟别人说话，我的歉意象冗枝乱叶似的。

马来少女似乎看出来。电梯停在底层后，她大略说道她自从遇上车祸后，双膝不听使唤，半边的脸也因此毁容。她的脸颊和颈项瘦到极点，戴着头巾像红枣吮得光剩下种子。她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啜嚅着。迟疑一下也坦然聊起来。她说，在父亲的鼓励下，目前靠着政府的辅助金，读着英国的远距离法律文凭。但父亲已经不在了。

父亲对她有这么大冲击，我确实不知所措。

## 二、父亲

我自小便失去了父亲，父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只有家中的祖先牌的隔壁还摆设着父亲的照片，让我常回忆起他一生中所失去的一切东西—生命、爱情、孩子、家庭等。母亲的职业是缝补破鞋子和衣服，眼倒是还没有花，可是手总发颤，自我上大学后，母亲和患有先天性的癫痫疾病的哥哥，生计自然扛在我肩膀。

白天我去上课，空档的时间到图书馆里去下载电子书。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让我奢侈。夜里，我在一家律师馆上夜班。没有同事，只有电脑和一堆的文件。下班时，已经是清晨。我往往像个盲人在火车台上彷徨，计算着家里的开支和学费。双十年华，我像被生活摧残的面貌。每一次在巴士或是火车上，我都争取时间来背诵功件，差不多每一个案例都在诉说一段悲惨的故事，好像整个司法都细述着人性的黑暗。

---

<sup>4</sup>马来语。这是你的父亲吧？

<sup>5</sup>马来语。让我陪你走去电梯。

四年的寒窗苦读后，我成了一名合格律师。自小成绩标青，像横扫奖学金，作文比赛，演讲比赛等等。为的是在我台上领奖时，父亲会像电影情节一样，在人山人海的毕业礼，为我带来一束向日葵。我多么期待父亲会突然疯狂的担心起我们——他仅有的家人。我歇斯底里地盼望身边有善心人能够扶我一把，至少每一天都有人让个车位给我坐。我自上中学，除了兼职，我在巴士和火车上的时间比在家里多。

我顿时想起那位马来少女，我就是她的缩影。我四肢健全，但有无比的缺陷。我就像坐在轮椅，靠着“tak pe, saya boleh jalan sendiri, ”过日子。母亲的一生也不过是如此。她的生命，挤压得如此紧绷。

但是，我不曾祈祷，也不愿意向母亲一样在神像前膜拜。

有一天，父亲决定要回来，看见了家的灯火，他也不能够确定家的位置。

我知道，父亲已经与世长辞，我一味寻找的是一个精神上的父亲。那一个没有父亲的部分，是我最阴森的也是最尴尬的童年往事。多少年了，我一直渴望找个人诉说——渴望得只想痛哭可又无泪。

当别人问道我父亲的事，我只说：“我母亲说他卖咸鸭蛋去了。”<sup>6</sup>

---

<sup>6</sup>客家俚语。比喻某人已经不再人间。

### 三、母亲

母亲的家信，也是陪伴着我入眠的故事。青春期时，我猜想信中必定有千言万语，有夫妻的爱恋，家庭的责任，离别的难堪，将来的希望，对妻的安慰以及对哥哥和我嘱托，都写进母亲的家信里去了。可是，短短的笔画在纸上，母亲却看得泪盈满眶。长大以后，我方恍然大悟，父亲写得写也只不过是几个最平凡无力的字。

她成为家信的侏儒。

夜里，她对着祖先牌的膜拜声，泄露了母亲无限的悔恨和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新生的重来。她就像被抛在荒岛上面，过了一些年头，已经忘记了过去的承诺，忽然有一只船驶到这个荒岛来给了她一线的希望，却又不顾她而驶去了，留下她过着那种永无终结、永无希望的寂寞生活。

听母亲说，父亲在英国找到相当不错工作，但是他曾对母亲说，他最终还是无法舍弃当年看着建立起来的城镇，想折返回去，但不曾实现。母亲常说，父亲决定安顿下来再设法接我们。可是终究却找不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他就自己怎样都好将就活着。母亲说他连床褥也没有一张。

我对父亲的印象如今都已贫血而亡。

我们住在菜市场的五层楼上，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回教堂。不论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门开着。早上时是一条喧哗的街；凌晨时一条冷清的街。从我的窗里可以望见虔诚的

信徒进出回教堂。这里的残旧的组屋排列整齐，我猜想她应该曾经在这一带傲骨嶙峋，抵不过岁月的指令，衣漆渐渐褪色，已被新建峻的公寓迎头赶上。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家三口住在这一带。我们曾经在临晨熟睡的时候，因交不出租而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还好母亲的表姐愿意把小房子租借给我们。听说表姨一家人已经移民到澳洲去了。

刚迁过来的时候，人去楼空的小房子，尽管阴深深的，但吓唬不了亢奋的我们仨。这毕竟是我们住过最好的房子，哪怕只剩下点断墙颓垣，我们也得安顿下来。母亲辛勤的把房子清理得一点灰尘都没有。她更把那些成群结友的小蚊虫一阵阵扑着打，当它们沙沙地落在桌面上时，我和哥哥便抓着它们来闹。

“好了好了啦！杀生会会有报应的。”母亲总是以古灵金怪的鬼话来威胁我和哥哥。

但上了大学以后，我和母亲常常要牵入宗教论争的旋涡了，和探讨男女平权一样的激烈。

母亲总爱穿着件藏红的长衫，一头自然的鬃发，但就是脸上有一些岁月留给她的斑点。她说父亲总爱看她穿些有颜色的衣服。她尤其喜欢的补品，就是红枣。若有什么不舒服等症，一回到家里，就会有一大煲的八宝凉茶驾临着我。但我不怎么爱喝，最怕的就是那一股子青草气。母亲每天只泡着红枣喝，看着一朵朵小红枣在水底胖起来，搅拌一下又沉了下去，我和哥哥爱缓缓的跑到碗面，狼吞虎咽的吃着红枣。红枣是我们唯一的零食。

“好吃好吃”！吃了红枣，我和哥哥一边向母亲撒娇，一边藏躲着剩余的红枣在裤带里。

听母亲说我的祖父和祖母，外祖父和祖母都是早期的南来华人，曾经在这一岛上见证开荒垦殖、落地生根，但在早远的年代里被一些搞共产的人枪杀打死。但父亲则像许多现代人一样，争先恐后移民到西方国家，也愿意纷乱埋葬了他的家人。或许是父亲的缘故，我对异域完全没有情感。

这有什么道理？父亲既然不可以做一个彻彻底底的英国人，为什么他就不能做个彻彻底底的亚洲人？他就不能回来为了他牵绊着两个孩子的女人？

母亲的命运，我无法用任何适当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即使要回忆或联想起过往发生的事物，我常把时空交错。日子虽然苦，但肚子里总会装满了滚烫的早午晚饭。

没有父亲，其实也不怎么样。

母亲精巧的手总会魔术式地变出各式各样的娘惹糕点。孩子气的我最喜欢帮母亲把鸡蛋和幼糖用打蛋器打至融合，加入椰奶，盐和香兰精。尽管手势生涩，母亲还是会让我逗着玩。然后再把一剩余的面粉往哥哥脸上涂，当作是粉面膜吧！偷了一撮的幼糖，和哥哥躲在角落一齐分享。

当一切食材都倒到蒸好的糯米层上时，我和哥哥就会呆呆等着，假惺惺地嚷着要陪母亲一直到糕点冷却切块，其实啊，为了就是大快朵颐的时刻！这一等都让我们困了，然后我俩

常等到在小客厅的藤椅上呼呼大睡。没有肉或菜拌饭的日子，即使是简单的粥，只要母亲用锅铲把煮好的粥搅和时，也能散发出益发浓稠的香味。

“信来了！信来了”信件一来时，母亲什么也顾不得，而颤抖着一遍二遍三遍的去读念手上的信件。我们拗着要看，但都还没明白到母亲的哀伤。长大了，偷偷着从母亲紧锁着的抽屉翻阅信件，却在那些字里看到她的泪影。我想，母亲想起当年恋爱期间的欣悦。每一字都太艰深，她像一个避世隐居的女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她最爱邓丽君的情歌。

母亲讲的每一个生活片段，都是在父亲还没有离开的情节，那应该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依靠，来冲淡她丧夫的哀痛与失落。

也没有人能够证实，父亲的几横家信，是为了敷衍了事，还是辞汇有限，造句直拙。

她被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样儿，靠的日与昼夜工作来养活嗷嗷待哺的我和哥哥。即使有了个栖身之所，身体的漂泊得到了安顿，但精神的漂泊却教她煎熬不已。小学时，当我还在埋头苦读的时候，就听得母亲坐在祖先牌前念念。没办法，我多么想母亲可以结伴千里迢迢，漂洋过海跟着父亲离开。

而父亲，看到的也只有世界的版图，而没有爱情和亲情的束缚。

#### 四、哥哥

夜幕低垂时分，母亲常抱着哥哥和她的信件沉没在梦中。哥哥常在夜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哥哥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一旦他癫痫症发作的时候会让家里如一片死地。他朝天伸出手臂和舌头，惨痛地浮躁地哀哭着。哥哥偶尔抽搐，眼无向一侧歪，口角有时会向一侧歪，呼他不应。

几个年头过去了，哥哥有时会坐在房间里，双眼发呆，间中会出现咂嘴等动作，或面部稍微抖动时，这都是比较轻微的情况。当哥哥投诉母亲有何不适，母亲会用力地安抚着哥哥，我懵懂不知事的时候，常会被哥哥的怪行为惊吓地抖动不已。

记得有一次，哥哥踱到卧室里，扭开了电灯。一只甲壳虫从客厅房那头，哥哥跟着它爬了一半，灯一熄，哥哥整个身子伏在客厅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吗？我得意地趴在他隔壁，只见他的手心汗潮了，浑身的汗珠也大滴大滴沁出汗来，我才惊慌失措，连忙大喊母亲。

还好有国立医院的神奇急救车，它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来探望我们那一条街道。急救车的马来叔叔和阿姨都和我们熟络了起来。尤其是长得微胖的马来叔叔，一到家的门口，就说道：“Jangan takut, pakcik akan tolong。”<sup>7</sup>

我从小就决定了，那位常来救济哥哥的马来叔叔一是世界上唯一的无可訾议的好男人。

我其实也真的不知道哥哥是否有好转，只懂得在昏睡中，哥哥偶尔会跌跌绊绊。母亲总会轻轻掐下哥哥的头来夹在她的怀抱里。

---

<sup>7</sup> 马来语。别怕，叔叔会帮你的。



有时候半夜醒过来，看到母亲把泪噙在眼中，我还是会望定着她，泪还是会莫名地直向下流，象泻着的雨。

我的母亲，尽管有不遂心的事，都不曾看见她落泪。只要是涉及父亲或是哥哥出事了，必定会把她恸哭成泪人。

## 五、墓碑

清明时节，陪着母亲去扫墓。我呆呆地伫立着，母亲死心眼地看着这座墓。母亲说父亲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但听一些老邻居说父亲是因为在英国再次结婚而不愿意再回来新加坡。母亲或许想找出不至太伤她的心口的藉口，也不至使自己太难过的办法，但她坚持为他立一个碑。

父亲，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意，他狠心拧过头去，对我们不再牵肠挂肚，但母亲日月为他幽恨绵绵，天天思念着她爱的男人。

我在梦里，还看见过一个男人，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装，慢慢地从外面走进家里来。我想拉着他的手，但马上缩回了手，向前移动了一步，他还端端正正地立着。我茫然望了望，他却默默地退去了。

我想，母亲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母亲自己的哀伤。一谈起父亲，我的心就被一阵难堪的孤寂紧紧抓住了。我常常从窗户望出去，高耸的回教堂挡住了一切，回教徒的祈祷声让我定下神来。

母亲突然在一个清晨倒毙在厨房。倦去的躯体，白腻中略透出的苍白，让空气突然震动了，街道突然震动了，我耳边也只听见一阵隆隆的巨响，整个身子就僵硬了。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空虚了，好像胸膛里心坎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一般。那一天，雨湿的街道，回教堂也显得格外清静。

这是我在梦境到过的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我不由悚然一惊。

我终于嚎啕大哭。我用力的呐喊，抱紧着正抖嗦，一样也窘的慌着哥哥。

母亲老想对得起我们，不管她是怎样的肤浅无知和对父亲垂老不变的坚持，我和哥哥就是她的生命，而她是她全部的生命。

她的家信，成了唯一祭祀的贡品。

离开墓地之后，家中的祖先牌，竖立着母亲的照片。

《4965字》